

南
生
堂
書
局

千頃堂書局

上海福佑路華書局發行

小種字林

集篆四種

此為嘉興吳先生受福集周石鼓
 文秦嶧山碑漢開母廟碑吳天發
 碑四種篆文為聯語書凡四卷言
 文典雅篆法上溯冰斯允為臨池
 家寶爰遠近風行四版已出購請
 從速每部二冊定價四角

海上名畫稿

數十年來海上有名丹青家首推金
 德鑑任伯年楊伯潤吳石仙舒萍橋
 王治梅諸君茲編收集名入真蹟十
 廿家聘請高琴技師用西法石印與
 原繪的筆一毫不走有志研究繪事
 者須各人手一編也二天冊定價一元

二堂蘭竹

天下有山蘭竹石譜行世雖多而以汪
 體齋先生天下有山堂為最

大冊石畫

原書久已無存茲本局訪得

定價譜

初印原本影印行世與原本

洋一圓

絲毫無異凡有志繪事者亟
 應人手一編也

春艸堂原聲



本編首分五調次別五音甄取
 諸家名譜得其純合古音者二
 十八曲以為模範間有改正原
 譜處足補古人所不及簡首詳
 述指法言簡而明初學閱之易
 於了解尤為習琴之捷徑此書
 為藏書家所珍藏本局以重價
 覓得而付影印閱者幸勿輕視
 也每部六冊定價四元

賦學入門

近時公牘及私家文字用四六者甚
 多作四六之法與作賦之門徑相通
 此書羅列做賦各法自淺入深各有
 程式清奇濃淡不名一格學者手此
 一編不但作賦之門徑亦研究四六
 之助也每部二冊定價四角

新增百美

四冊 道統大成 十冊洋五元
 仙佛真傳 二冊洋四角
 性命合編 二冊洋二元
 三教一貫 二冊洋二元
 五冲仙佛合宗 四冊洋二元

欽命

二品頂戴

賞戴花翎江南分巡蘇松太兵備道蔡

炳

然示諭禁書業據十頃堂書局彙編稿於光緒二十五年向袖海山房主議定中西醫五種書底一付按是書係廣延歧黃名宿從中西醫書刑繁節要并奉以己所心得之章創輯而成其中分部析類簡易精當足資瀏覽致重價購印出售誠恐奸商翻印漁利稟請給示諭禁等情當以所刊醫書是否可以行道濟世純飭上海縣轉拘醫學研究會查復核辦去後竊據上海縣照准該會紳董李鍾珏等呈稱於閩粵醫生中擇其學有根底者詳加考校董等又及後細勘第一種醫經精義以西國之定驗證中醫之理跡虛空以中學之元微摘西醫之治多疏畧洵屬不備不倚第二種本草開卷論病頗有條理氣味形色各得其宜第三種金匱要畧淺注補正第四種傷寒論淺注補正全匱傷寒論兩書註家林立而惟陳修園淺註最為詳確茲則正其舛誤補其罅漏參以神明遠象於中西醫學之中允稱明白曉暢第五種血證論本內雖兩經條分縷晰難間有其深之處亦不離乎正軌總之此書融貫中西醫書縱未能集醫學之大成而以之行道濟世尚不致有流弊等情復請核辦前來分行給示諭禁為示仰書賈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毋許將十頃堂印售中西滙通醫書五種翻印漁利違者查究切切特示

光緒叁拾肆年陸月

初四

日示

余自去冬遊於粵省得遇張君伯龍天姿英敏文史淹通留心世故而不習舉業真達人也其父墨園曾膺張香帥保薦循吏政治勞心每生疾疢伯龍以人子須知醫寢饋方書於今七年前春其父偶感時證病象危險羣醫無策伯龍極力救治頃獲安全國手之名一時騰噪乃益留心醫理與余邂逅便留誦貫謂余所著中西各種醫書於病源治法固已詳矣而獨少本草未免缺然余曰吾所論著已厲藥性且本草業經充棟何煩再贅伯龍曰不然諸家本草揚厲鋪張幾于一藥能治百病及遵用之卒不能治一病者註失之泛也又或極意求精失于穿鑿故託高遠難獲實效且其說與黃炎仲景諸書往往刺謬若不加辨正恐古聖之旨不能彰著于天下近日西醫釋藥每攻中醫適能中醫之弊而中國醫士不能發西人之覆徒使西藥

流弊又增甚于中國本草之禍豈淺鮮哉甚矣本草自晉唐以後千歧百出極于綱目幾令人目迷五色三家注力求深奧轉多晦義徐靈胎冠絕一時頗合經旨惜其時無西人之說未能互證以注本經今先生博通西醫參合黃炎仲景之書以折衷于至當若不將本草發明其流弊又誰救哉雖西國異產及新出藥品不能盡行論列但使揭出大義舉一反三則據此以求無論中西各藥見於目而嘗於口便可推例以知其性矣幸毋隱秘不宣惟先生明以教我余以伯龍此言甚摯因與問答而成是書時

大清光緒十九年歲在癸巳仲春月蜀天彭唐宗海容川敘

本草問答卷上

蜀天彭唐宗海容川著

受業登州張士讓伯龍叅

問曰。藥者。昆蟲土石。草根樹皮等物。與人異類。而能治人之病者。何也。答曰。天地只此陰陽二氣流行而成五運。金木水火土為五運對待。而為六氣。風寒濕燥人生本天親地。即秉天地之五運六氣以生五臟六腑。凡物雖與人異。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氣以生。特物得一氣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設人身之氣偏勝偏衰。則生疾病。又借藥物一氣之偏。以調吾身之盛衰。而使歸於和平。則無病矣。蓋假物之陰陽。以變化人身之陰陽也。故神農以藥治病。

問曰。神農嘗藥。以天地五運六氣配人身五臟六腑。審別性味。以治百病。可謂精且詳矣。乃近出西洋醫法。全憑剖視。謂中國古人未見臟腑。託空配藥。不足為憑。然歟。否歟。答曰。不然。西人初創醫法。故必剖割。方知臟腑。中國古聖定出五臟六腑諸名目。皎然朗著。何必今日再用剖割之法。當神農時。創立醫藥。或經剖視。或果聖人洞見臟腑。均不必論。然其定出五臟六腑之名目。而實有其物。非親見臟腑者。不能安。

得謂古之聖人。未曾親見臟腑耶。靈樞經云。五臟六腑。可剖而視也。據此經文。則知古聖已剖視過來。且西洋剖視。只知層折。而不知經脈。只知形迹。而不知氣化。與中國近醫。互有優劣。若與古聖內經本經較之。則西洋遠不及矣。

問曰。西人謂彼用藥。全憑試驗。中國但分氣味。以配臟腑。未能試驗。不如西法試驗之為得也。其說然歟。答曰。中國經神農嘗藥。定出形色氣味。主治臟腑。百病。絲毫不差。所謂嘗藥。卽試驗也。歷數聖人之審定。蓋已詳矣。豈待今日。始言試驗哉。

問曰。辨藥之法。以形色氣味。分別五行。配合臟腑。主治百病。是誠藥理之大端矣。而物理相感。又有不在形色氣味上論者。譬如琥珀拾芥。磁石引針。陽起石能飛升。蛇畏蜈蚣。蜈蚣畏蟾蜍。蟾蜍畏蛇。相制相畏。均不在形色氣味上論。又何故也。答曰。此以其性為治者也。夫辨藥之形色氣味。正以考其性也。果得其性。而形色氣味之理已賅。故凡辨藥。先須辨性。有如磁石。久則化成鐵。是鐵之母也。其引針者。同氣相求于來就母也。以藥性論之。石屬金。而鐵屬水。磁石秉金水之性。而歸於腎。故其主治能從腎中吸肺金之氣。以歸於根。琥珀乃松脂入地所化。松為陽木。其脂乃陽汁也。

性能粘合。久則化為凝吸之性。蓋其汁外凝。其陽內斂。擦之使熱。則陽氣外發。而其體粘。停擦使冷。則陽氣內返。而其性收吸。故遇芥則能粘吸也。人身之魂陽也。而藏於肝血陰分之中。與琥珀之陽氣斂藏於陰魄之中。更無以異。是以琥珀有安魂定魄之功。西洋化學謂磁石琥珀內有電氣。其能吸引者。皆是電氣發力能收引之也。有陰電。有陽電。凡物中含陽電者。遇有陰電之物。即吸。含陰電者。遇有陽電之物。即吸。若陰電遇陰電之物。即相推。陽電遇陽電之物。亦相推。其論甚悉。琥珀能拾芥而不能吸鐵。磁石能吸鐵而不能拾芥。以所含之電氣不同也。然西人單以氣論。猶不能如中國兼以質論。則其理尤為顯然。磁石之質類鐵。故以類相從而吸鐵。琥珀之質能粘。故以質為用而拾芥。辨藥性者所貴體用兼論也。陽起石生於泰山山谷為雲母石之根。其山冬不積雪。夏則生雲。積陽上升。故或乘火氣而上飛。或隨日氣而升騰也。凡人病陽氣下陷。陽物不舉者。用以升舉陽氣。亦以陽助陽之義而已矣。蛇形長是水秉氣。行則曲折。是秉水氣。在辰屬巳。在象居北。在星象蒼龍。總觀於天。知蛇只是水木二氣之所生也。蜈蚣生於南方。乾燥土中。而味大辛。是秉燥金之氣所生。蛇

畏蜈蚣者。金能制木也。蜈蚣畏蟾蜍者。以蟾蜍秉水月之精。生於濕地。是秉濕土之氣所生。濕能勝燥。故蜈蚣畏蟾蜍也。蟾蜍畏蛇。則又是風能勝濕。木能剋土之義。趁此以求。則凡相畏相使相反之理。皆可類推。

問曰。物各有性。而其所以成此性者何也。答曰。原其所由生而成此性也。秉陽之氣而生者。其性陽。秉陰之氣而生者。其性陰。或秉陰中之陽。或秉陽中之陰。總視其生成。以為區別。蓋必原一物之終始。與乎形色氣味之差分。而後能定其性矣。有如人參。或謂其補氣屬陽。或謂其生津屬陰。只因但論氣味。而不究人參所由生之理。故不能定其性也。余曾問過關東人。並友人姚次梧。遊遼東歸。言之甚詳。與綱目所載無異。本草綱目載人參歌曰。三稜五加。背陽向陰。若來求我。椹樹相尋。我所聞者。亦云人參生於遼東樹林陰濕之地。又有人種者。亦須在陰林內植之。夫生於陰濕。秉水陰潤澤之氣也。故味苦甘而有汁液。發之為三稜五葉。陽數也。此苗從陰濕中發出。是由陰生。陽故於甘苦陰味之中。饒有一番生陽之氣。此氣可嘗而得之也。人身之元氣。由腎水之中。以上達於肺。生於陰而出於陽。與人參由陰生。陽同一理也。所

以人參大能化氣。氣化而上。出於口鼻。即是津液。人參生津之理如此。非徒以其味而已。然即以氣味論。甘苦中含有生發之氣。亦只成為由陰出陽之氣味耳。問曰。人參不生於東南。而生於北方。古生上黨。今生遼東高麗。皆北方也。此何以故。答曰。此正人參所由生之理。不究及此。尚難得人參之真性也。蓋北方屬水。於卦為坎。坎卦外陰而內陽。人參生於北方。正是陰中之陽也。坎卦為水。天陽之氣。皆發於水中。觀西人以火煎水。則氣出。而氣着於物。又復化而為水。知水為氣之母。氣從水而出矣。人身腎與膀胱屬水。水中含陽化氣。上行出於口鼻。則為呼吸。克於皮毛。則為衛氣。只此腎與膀胱水中之陽化氣。而充周者也。故內經曰。膀胱者。洲都之官。氣化則能出矣。此與天地水中含陽化而為氣。以周萬物。本屬一理。水在五行屬北方。人參生於北方。秉水中陽氣。故與人之氣化相合。所以大能補氣。不獨人參為然。凡一切藥皆當原其所生。而後其性可得知矣。夫生於北方。有陰中之陽藥。則知生於南方。有陽中之陰藥。如硃砂。是人參屬水中之陽。丹砂則屬火中之陰。丹砂生辰州者。名曰辰砂。世人用硫黃水銀二物。鍛鍊變為赤色。以冒辰砂。又有靈砂。亦用二味鍊成。名

曰二氣砂。皆謂其有補坎填離之功。法本於抱朴子。因抱朴子鍊丹砂。服之而仙。後人遂有爐鼎之術。沿襲至今。尚有辰砂靈砂兩藥。均用硫黃水銀。二味鍊成者也。水銀乃石中之陰汁。硫磺乃石中之陽汁。合而鍛鍊。返水銀之陰。而盡歸於陽。變為純赤。與丹砂之色無異。但由人力造成。陰返為陽。是陰已盡。而陽獨存。且有火鍊之毒。以之助陽。退陰則可。以補陽益陰。則不可。不及丹砂。由天地自然鑄而成。陽中含陰。外露火色。內含水陰。夫造靈砂辰砂者。須用硫黃水銀。二味合鍛。乃能變成紅色。則知丹砂亦必具硫黃水銀相合之性。乃變化為純赤之色也。但丹砂是天地陰陽之氣。自然鍛鍊。不假火力。極其神妙。非可以水銀硫黃分論丹砂也。火體之中。含有水氣。故丹砂能入心。蓋陰以安神。又取水銀法。將丹砂燒之即出。既燒之砂脚不足。用以其內之陰。汞已走。陽中無陰也。水銀有毒。積陰無陽也。要之合硫磺水銀。而作靈砂辰砂。非陽中含陰之性。分水銀砂脚為二物。則尤陰陽各異。均非硃砂之本性。惟天地南方離火。自然鑄成之硃砂。外具火色。內含水陰。合乎離卦。外陽內陰之象。離中之陰。坎之水也。硃砂火色。而內含水銀。即離火中含坎水之象。故能補坎之水。

以填離宮養血安神此為第一。此可與人參對勘。人參秉水中之陽而補氣。硃砂秉大中之陰而養血。一生北方。一生南方。就此二物便知南北水火陰陽血氣之理矣。夫南北水火雖非截然。究之各有所屬。故北方屬水。多生氣分之藥。如黃芪是也。南方屬火。多生血分之藥。又如肉桂是也。

問曰黃芪或生漢中。或生甘肅。或生山西。或生北口外。今統以北方立論。有理否。答曰。雖不必截然在北。然其為性實皆秉北方水中之陽氣以生。其主北方立論則就乎得氣之優者而言。故黃芪以北口外產者為佳。蓋天地之陽氣均由上下黃泉之水中透出於地面上。於天為雲霧。着於物為雨露。交於人為呼吸。只此水中之氣而已。人身之陽氣則由腎與膀胱氣海之中發出。上循三焦油膜以達於肺。而為呼吸。布於皮毛。而為衛氣。亦只此水中之氣而已矣。水在五行以北方為盛。故補氣之藥皆以北方產者為良。漢中甘肅所產黃芪根體多實。氣不盛而孔道少。山西所產體畧虛鬆。以氣畧盛。內有通氣之孔道。故畧虛鬆猶不及北口外所產者。其體極鬆。以內中行水氣之孔道更大。故知其氣為更盛。蓋黃芪根長數尺。深入土中。吸引上下

黃泉之水。以上生其苗葉。氣即水也。引水即是引氣。根中虛鬆。竅大者。所引水氣極多。故氣盛而補氣。人身氣生於腎。由氣海上循油膜。而達口鼻。與黃芪之氣。由鬆竅而上。苗葉者。無異。芪之鬆竅。象人身油膜中。亦有通水之鬆竅。油膜者。三焦也。故謂黃芪為三焦油膜中藥。其能拓裏達表。皆取黃芪從油膜中。而上行外通之義也。且黃芪外皮紫黑。水火之間色也。惟其秉水中之陽氣。故成此水火之間色。三焦相火水中之陽。名曰少陽。黃芪中通象三焦。引水泉之氣。以上生苗葉。是秉水中之陽而生者也。故有水火之間色。而為三焦之良藥。其氣類有如是者。芪之肉理。色黃味甘。土之色味也。黃芪入土最深。又得土氣之厚。所以黃芪又大補脾。今人不知身中網膜是三焦。又不知網膜上之膏油。即是脾之物。不知膜與油相連。又安知黃芪補脾土。達三焦之理哉。能知網膜是三焦膏油屬脾土。則和黃芪歸脾經。達三焦之理矣。問曰。肉桂生於南方。秉地二之火。以入血分固矣。乃仲景腎氣丸用之。取其化氣而非取其化血。此又何說。答曰。血無氣不行。氣無血不附。氣血二字。原非判然兩端。且其化氣。乃仲景之妙用。非肉桂之本性也。人身之氣。生於腎中。一陽實則借鼻孔吸

入之天陽。歷心系。引心火下交於腎。然後蒸動腎水。化氣上騰。出於口鼻。仲景腎氣丸。多用地黃山藥丹皮茺萸以生水。用苓澤以利水。然後用桂。導心火以下交於水。用附子振腎陽以蒸動其氣。肉桂之能化氣者如此。乃仲景善用肉桂之妙。非肉桂自能化氣也。若單用肉桂。及合血分藥用。則多走血分。不是氣分之藥矣。又如桂枝色赤味辛。亦是人心肝血分之藥。而五苓散桂苓甘草五味湯。均取其入膀胱化氣。非桂枝自能化氣。實因苓澤利水。引桂枝入於水中。以化水為氣。與腎氣之用肉桂其義相近。不得單言桂枝。便謂其能化氣也。至如黃芪五物湯。治血痺。當歸四逆湯。治身痛。皆取桂枝溫通血脈。可知心火生血。而秉火氣者。入於血分。乃是一定之理。問曰。入氣分入血分。其理未易明也。請再言之。答曰。秉於天水而生者。入氣分。秉於地火而生者。入血分。氣本於天。味本於地。氣厚者入氣分。味厚者入血分。入氣分者走清。入血分者走濁。竅有如大綠。氣之厚者也。故入氣分走清。竅上為目。目昏而下為溺。臭。海椒味之厚者也。故入血分走濁。竅上為口舌糜爛。而下為大便辣痛。觀此二物。即知入氣分入血分之辨矣。蓋得天水之氣而生者。入氣分。人參黃芪最顯者。

也。外如澤瀉、苡仁，生於水而利水，二物同而不同。苡仁生於莖上，則化氣下行，引肺陽以達於下。澤瀉生於根下，則化氣上行，引腎陰以達於上。百合花覆如天之下垂，旋覆花滴露而生，本天之清氣，故皆入氣分，以斂肺降氣。鍾乳石下垂象天，石又金之體也，故主鎮降肺氣。蛤蚧生石中，得金水之氣，故滋肺金，功專利水。其能定喘者，則以水行則氣化，無痰飲以阻之，故喘自定。麥冬、天冬、東水陰者，皆能滋肺以清氣分。龍乃水中陽物，世所用龍骨，系土中石品，非水族也。然既成為龍形，則實本天，一水中之陽氣而生，既成龍形，又不飛騰，假石以為質，潛藏於土中，是秉天水之陽，以歸於地下，故能潛納腎氣，收斂心神，皆用其潛納陽氣之義耳。茯苓乃松之精汁，流注於根而生，是得天之陽，以下返其宅者也。下有茯苓，其松顛上有茯苓苗，名威喜。芝苓在土中，氣自能上應於苗，得松之精，則有木性，能疏土也。凝土之質，味淡色白，功主滲利，能行水也。其氣不相連接，自上應於苗，故能化氣上行，而益氣。西人以松香搓發電氣，謂松香中電氣最多。松香淪入地中，變生茯苓，內含電氣，其氣上應於苗，亦如電線之相貫而已。然西法名為電氣，中國只名為陽氣。松脂秉陽之精，淪入

於地。化為茯苓。陽氣所發。遙遙貫注。是生威喜芝。非氣化之盛。惡能如是。人身之氣。乃水中一陽所化。茯苓以質之滲。行其水。而氣之陽助其化。所以為化氣行水之要藥。以上所論。皆得天水之陽而生。故皆入氣分。其他入血分者。則必得地火之味。而生。如當歸川芎是。蓋人身之血。是由胃中取汁。得心火化赤。遂為血。既化為血。乃溢於脉。轉樞於胞宮。而肝司之。故凡入血分之藥。皆得地火之氣味。而兼入肝本。當歸辛苦。是得地火之味。其氣微溫。得木之性。而質又油潤。得地之濕。故能化汁。助心生血。以行於肝。別字本草。有謂當歸過於辛溫。行血之功有餘。生血之功不足。不知人身之血。是中焦受氣取汁。上騰於肺部。入於心。奉心火之化。乃變赤色。而為血。西醫言飲食之汁。上肺。至頸會管。遂為紅色。下入心房。合觀此說。總見奉心火之化。而變為血。內經所謂心生血者。此也。當歸辛苦溫烈之氣。正所以出心火之化。以其油潤生。汴以其辛溫助心火之化。其功專生血。更無別藥。可以比擬也。仲景和血之方。無過於溫經湯。生血之方。無過於復脉湯。溫經湯辛溫降利。與川芎同功。復脉湯辛溫滋潤。與當歸同功。知心火化液為血。則知復脉湯之生血。並知當歸為生血之藥也。

川芎味更辛苦。得木火之性尤烈。質不柔潤。性專走竅。故專主行心肝之血。夫苦者火之味也。苦而兼辛。則性溫而有生血之功。若但苦而不辛。則性涼而專主泄血。紅花色赤。自入血分。而味苦則專能泄血。又凡花性皆主輕揚。上行外走。故紅花泄肌膚脈絡在外在上之血。丹皮色味亦類紅花。而根性下達。與花不同。故主在內。及泄中下焦之血。桃花紅而仁味苦。皆得地火之性。味者也。仁又有生氣。故桃仁能破血。亦能生血。萹草色赤味苦。根甚長。故下行之力更重。專能降泄行血也。問曰。苦得火味。其入心清火泄血。理可知矣。惟辛味之品。是得肺金之味者。乃亦能入血分。如肉桂、桂枝、紫蘇、荆芥。此又何說。答曰。凡藥得酸味者。皆得金收之性。得辛味者。皆得木溫之性。此乃五行相反相成之理。心火生血。尤賴肝木生火。此是虛則補其母之義。故溫肝即是溫心。肉桂大辛則大溫。雖得金味。而實成為木火之性。故主人心肝血分。以助血之化源。桂皮尤能上行。張仲景復脈湯用桂枝。取其入心助火。以化血也。遠志之性亦同桂枝。但桂枝四達。遠志則係根體。又極細。但主內入心經。以散心中滯血而已。不獨草木本火味者入血分。有如馬為火畜。故馬通亦能降火以行血。